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狄更斯作品

# 雾都孤儿

Wu Du Gu Er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 目录

第一章.....	1
讨论奥立弗·退斯特的出生地点,以及有关他出生的种种情形。	
第二章.....	4
介绍奥立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以及衣食住行情况。	
第三章.....	15
叙述奥立弗·退斯特差一点得到了一个并非闲差的职务。	
第四章.....	25
奥立弗得授新职,初次踏进社会。	
第五章.....	32
奥立弗结识新同事,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就冒出了一些和他主人的买卖颇不适宜的想法。	
第六章.....	44
叙述奥立弗被师兄诺亚的辱骂所激怒,奋起自卫,诺亚吓了一大跳。	
第七章.....	50
奥立弗继续反抗。	
第八章.....	57
奥立弗徒步去伦敦,途中遇见一位颇为古怪的小绅士。	
第九章.....	66
有关快活老绅大和他那班得意门生的若干新细节	
第十章.....	73

叙述奥立弗对新伙伴的品格日趋了解，他长了见识但代价高昂。本章不长，但在这部传记中却十分重要。

**第十一章**..... 78

讨论治安推事范昂其人以及他办案方式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第十二章**..... 86

在这一章里，奥立弗得到前所未有的悉心照料，回头接着谈那位快活的老绅士和他的那一帮年轻朋友。

**第十三章**..... 96

向聪明的读者介绍几位新相识，捎带着叙述一下他们的各种与这部传记有关的趣事。

**第十四章**..... 105

进一步叙述奥立弗在布朗罗先生家里的情形，在他外出办事时，一位名叫格林维格的先生为他作了一番值得注意的预言。

**第十五章**..... 117

表一表快活的老犹太和南希小姐是何等宠爱奥立弗·退斯特。

**第十六章**..... 124

奥立弗·退斯特被南希领走之后的情况。

**第十七章**..... 135

奥立弗继续倒运，引得一位前来伦敦的显要人物败坏他的名声。

**第十八章**..... 145

时过境迁，奥立弗在那一班良师益友之中如何度日。

**第十九章**..... 154

一个值得留意的计划在本章讨论定板。

**第二十章**..... 165

叙述奥立弗是如何被托付给威廉·赛克斯先生的。

第二十一章.....	174
远征。	
第二十二章.....	180
夜盗。	
第二十三章.....	188
邦布尔先生和一位女士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说明在某时候甚至一位教区干事也会多情善感。	
第二十四章.....	196
叙述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本章虽然很短,但在这部传记中却相当重要。	
第二十五章.....	203
在本章中,这部传记要回过头去讲费金先生以及他的同伴了。	
第二十六章.....	210
在这一章里,一个神秘的角色登场了,还发生了许多与这部传记不可分割的事情。	
第二十七章.....	223
为前一章极不礼貌地把一位女士抛在一旁赔礼补过。	
第二十八章.....	231
找寻奥立弗,接着讲述他的遭遇。	
第二十九章.....	242
介绍一下奥立弗前来投靠的这一家人。	
第三十章.....	246
叙述新来探访的人对奥立弗有何印象。	
第三十一章.....	253
紧急关头。	

**第三十二章** ..... 265

奥立弗与好心的朋友们一起,开始过幸福的生活。

**第三十三章** ..... 275

在这一章里,奥立弗和朋友们的欢乐遇到了一次意外挫折。

**第三十四章** ..... 284

详细介绍一位现在才出场的青年绅士,以及奥立弗的又一次奇遇。

**第三十五章** ..... 295

奥立弗的奇遇不了了之。哈利·梅莱与露丝之间进行了一次相当重要的谈话。

**第三十六章** ..... 303

本章很短,单独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可是作为上一章的续篇,以及到时候读者自会读到的一章的伏笔,还是应该读一下。

**第三十七章** ..... 307

读者在这一章里可以看到婚前婚后情况迥异的寻常现象。

**第三十八章** ..... 318

邦布尔夫妇与孟可司先生夜间会晤的经过。

**第三十九章** ..... 329

读者早已熟知的几个体面人物再次登场,并说明孟可司与老犹太是如何把他们很有价值的脑袋凑到一块儿的。

**第四十章** ..... 345

与上一章紧相衔接的一次奇怪的会见。

**第四十一章** ..... 353

包含若干新的发现,说明意外之事往往接连发生,正如祸不单行一样。

**第四十二章** ..... 364

奥立弗的一位老相识显示了明白无误的天才特征，一跃成为首都的一位公众人物。

**第四十三章** ..... 376

本章讲述逮不着的机灵鬼如何落难。

**第四十四章** ..... 387

到了向露丝·梅莱履行诺言的时候，南希却无法前往。

**第四十五章** ..... 396

诺亚·克雷波尔受雇为费金执行一项秘密使命。

**第四十六章** ..... 399

赴约。

**第四十七章** ..... 410

致命的后果。

**第四十八章** ..... 418

赛克斯出逃。

**第四十九章** ..... 428

孟可司与布朗罗先生会面了，记述他们的谈话以及打断这次谈话的消息。

**第五十章** ..... 439

追与逃。

**第五十一章** ..... 452

本章要解开好几个疑团，并议成一门只字不提财礼的亲事。

**第五十二章** ..... 467

费金在人世的最后一夜。

**第五十三章** ..... 476

最后一章



## 第一章

讨论奥立弗·退斯特的出生地点，以及有关他出生的种种情形。

在某一个小城，由于诸多原因，对该城的大名还是不提为好，我连假名也不给它取一个。此地和无数大大小小的城镇一样，在那里的公共建筑物之中也有一个古已有之的机构，这就是济贫院。本章题目中提到了姓名的那个人就出生在这所济贫院里，具体日期无需赘述，反正这一点对读者来说无关紧要——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是这样。

这孩子由教区外科医生领着，来到了这一个苦难而动荡的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着一件相当伤脑筋的问题，这孩子到底是不是能够有名有姓地活下去。如果是这种情况，本传记很有可能会永无面世之日，或者说，即便能问世也只有寥寥数页，不过倒也有一条无可估量的优点，即成为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现存文献中最简明最忠实的传记范本。

我倒也无意坚持说，出生在贫民收容院这件事本身乃是一个人所能指望得到的最美好、最惹人羡慕的运气，但我的确想指出，此时此刻，对奥立弗·退斯特说来，这也许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不瞒你说，当时要奥立弗自个儿承担呼吸空气的职能都相当困难——呼吸本来就是一件麻烦事，偏偏习惯又使这项职能成了我们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事情。好一阵子，他躺在一张小小的毛毯上直喘气，在今生与来世之间摇摆不定，天平决





##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定性地倾向于后者。别的且不说,在这个短暂的时光里,倘若奥立弗的周围是一班细致周到的老奶奶、热心热肠的大娘大婶、经验丰富的护士以及学识渊博的大夫,毫无疑问,他必定一下子就被结果了。幸好在场的只有一个济贫院的老太婆,她已经叫不大自然到手的一点啤酒弄得有些晕乎乎的了,外加一位按合同办理这类事情的教区外科医生。除此之外,没有旁人。奥立弗与造化之间的较量见了分晓了。结果是,几个回合下来,奥立弗呼吸平稳了,打了一个喷嚏,发出一阵高声啼哭,作为一名男婴,哭声之响是可以想见的,要知道他在远远超过三分十五秒的时间里还始终不曾具有嗓门这样一种很有用处的附件。他开始向全院上下公布一个事实:本教区又背上了一个新的包袱。

奥立弗刚以这一番活动证明自己的肺部功能正常,运转自如,这时,胡乱搭在铁床架上的那张补丁擦护士说的床单飒飒地响了起来,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抬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不十分清晰地吐出了几个字:“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

医生面对壁炉坐在一边,时而烤烤手心,时而又搓搓手,听到少妇的声音,他站起来,走到床头,口气和善得出人意料,说:“噢,你现在还谈不上死。”

“上帝保佑,她可是死不得,死不得。”护士插嘴说,一边慌慌张张地把一只绿色玻璃瓶放进衣袋里,瓶中之物她已经在角落里尝过了,显然十分中意。“上帝保佑,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把岁数,大夫,自家养上十三个孩子,除开两个,全都得送命,那两个就跟我一块儿待在济贫院里好了,到时候她就明白了,犯不着这样激动,死不得的,寻思寻思当妈是怎么回事,可爱的小羊羔在这儿呢,没错。”

这番话本来是想用作母亲的前景来开导产妇,但显然没有



产生应有的效果。产妇摇摇头，朝孩子伸出手去。

医生将孩子放进她的怀里，她深情地把冰凉白皙的双唇印在孩子的额头上，接着她用双手擦了擦脸，狂乱地环顾了一下周围，战栗着向后一仰——死了。他们摩擦她的胸部、双手、太阳穴，但血液已经永远凝滞了。医生和护士说了一些希望和安慰的话。希望和安慰已经久违多时了。

“一切都完了，辛格密太太。”末了，医生说道。

“呵，可怜的孩子，是这么回事。”护士说着，从枕头上拾起那只绿瓶的瓶塞，那是她弯腰抱孩子的时候掉下来的。“可怜的孩子。”

“护士，孩子要是哭的话，你尽管叫人来找我，”医生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说道，“小家伙很可能会折腾一气，要是那样，就给他喝点麦片粥。”他戴上帽子，还没走到门口，又在床边停了下来，添上了一句，“这姑娘还挺漂亮，哪儿来的？”

“她是昨天晚上送来的，”老婆子回答，“有教区贫民救济处长官的吩咐。有人看见她倒在街上。她走了很远的路，鞋都穿成刷子了。要说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可没人知道。”

医生弯下腰，拿起死者的左手。“又是那种事，”他摇摇头说，“明白了，没带结婚戒指。啊。晚安。”

懂医道的绅士外出吃晚饭去了，护士本人就着那只绿色玻璃瓶又受用了一番，在炉前一个矮椅子上坐下来，着手替婴儿穿衣服。

小奥立弗真可以称为人靠衣装的一个杰出典范。他打从一出世几天几夜掩身蔽体的东西就是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你说他是贵家公子也行，是乞丐的贫儿亦可。就是最自负的外人也很难确定他的社会地位。不过这当儿，他给裹进一件白布旧罩衫里边，由于多次使用，罩衫已经开始泛黄，打上印章，贴上



标签，一转眼已经正式到位——成为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儿——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苦力——来到世上就要尝拳头，挨巴掌——个个藐视，无人怜悯。

奥立弗尽情地哭起来。他要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成了孤儿，命运如何全得看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处官员会不会发慈悲，可能还会哭得更响亮一些。

## 第二章

介绍奥立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以及衣食住行情况。

接下来的八个月，或者说十个月，奥立弗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背信弃义与欺诈行为的牺牲品，他是用奶瓶喂大的。济贫院当局按规定将这名孤儿嗷嗷待哺、一无所有的情况上报教区当局。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咨询济贫院方面，眼下“院内”是否连一个能够为奥立弗提供亟须的照料和营养的女人也腾不出。济贫院当局谦恭地回答说，腾不出来。鉴于这一点，教区当局很慷慨地决定，将奥立弗送去“寄养”，换成别的说法，就是给打发到三英里以外的一处分院去，那边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整天在地板上打滚，毫无吃得太饱，穿得过暖的麻烦，有一个老太婆给他们以亲如父母的管教，老太婆把这帮小犯人接受下来，是看在每颗小脑袋一星期补贴六个半便士的分上。一星期七个半便士，可以为一个孩子办出一流的伙食，七个半便士可以买不少东西了，完全足以把一只小肚子给撑坏，反而不舒服。老婆子足智多谋，阅历非浅，很懂得调理孩子这一套，更有



一本算计得非常老到的私账。就这样，她把每周的大部分生活费派了自己的用场，用在教区新一代身上的津贴也就比规定的少了许多。她居然发现深处自有更深处，证明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实验哲学家。

人人都知道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佳话，他自有一套马儿不吃草也能跑得好的高见，还演证得活龙活现，把自己一匹马的饲料降到每天只喂一根干草。毫无疑问，要不是那匹马在即将获得第一份可口的空气饲料之前二十四小时一命呜呼，他早就调教出一匹什么东西都不吃的烈性子骏马来了。接受委托照看奥立弗·退斯特的那位女士也信奉实验哲学，不幸的是，她的一套制度实施起来也往往产生极其相似的结果。每当孩子们已经训练得可以依靠低劣得不能再低劣的食物中少得不能再少的一部分活下去的时候，十个之中倒有八个半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要么在饥寒交迫下病倒在床，要么一不留神掉进了火里，要不就是偶然之间给呛得半死，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可怜的小生命一般都会被召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先人团聚去了。

在翻床架子的时候，没有看见床上还有教区收养的一名孤儿，居然连他一块倒过来，或者正赶上洗洗涮涮的时候一不留神把孩子给烫死了——不过后一种事故非常罕见，洗洗涮涮一类的事在寄养所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发生这样的事，偶尔也会吃官司，很有趣，但并不多见。陪审团也许会心血来潮，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要不就是教区居民公然联名提出抗议。不过，这类不识相的举动很快就会被教区医生的证明和干事的证词给顶回去，前者照例把尸体剖开看看，发现里边空无一物（这倒是极为可能的），后者则是教区要他们怎么发誓他们就怎么发誓，誓词中充满献身精神。此外，理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总



##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是提前一天派干事去说一声，他们要来了，到他们去的时候，孩子们个个收拾得又干净又光鲜，令人爽心悦目，人们还要怎么样。

不能指望这种寄养制度会结出什么了不得的或者是丰硕的果实。奥立弗·退斯特的九岁生日到了，眼见得还是一个苍白瘦弱的孩子，个子矮矮的，腰也细得不得了。然而不知是由于造化还是遗传，奥立弗胸中已经种下了刚毅倔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广阔的空间得以发展，还要归功于寄养所伙食太差，说不定正是由于这种待遇，他才好歹活到了自己的第九个生日。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是他的九岁生日，他正在煤窑里庆祝生日，客人是经过挑选的，只有另外两位小绅士，他们仨真是穷凶极恶，居然喊肚子饿，一起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打，之后又给关了起来。这时候，所里那位好当家人麦恩太太忽然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会不期而至，此时他正在奋力打开花园大门上的那道小门。

“天啦。是你吗，邦布尔先生？”麦恩太太说着，把头探出窗外，一脸喜出望外的神气装得恰到好处。“苏珊，把奥立弗和他们两个臭小子带到楼上去，赶紧替他们洗洗干净。哎呀呀，邦布尔先生，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真——的。”

这不，邦布尔先生人长得胖，又是急性子，所以，对于如此亲昵的一番问候，他非但没有以同样的亲昵做出回答，反而狠命摇了一下那扇小门，又给了它一脚，除了教区干事，任谁也踢不出这样一脚来。

“天啦，瞧我，”麦恩太太说着，连忙奔出来，这功夫三个孩子已经转移了，“瞧我这记性，我倒忘了门是从里边闩上的，这都是为了这些个小乖乖。进来吧，先生，请进请进，邦布尔先生，请吧。”



尽管这一邀请配有一个足以让任何一名教区干事心软下来的屈膝礼，可这位干事丝毫不为所动。

“麦恩太太，你认为这样做合乎礼节，或者说很得体吧？”邦布尔先生紧握手杖，问道，“教区公务人员为区里收养的孤儿的教区公务上这儿来，你倒让他们在花园门口老等着？你难道不知道，麦恩太太，你还是一位贫民救济处的代理人，而且是领薪水的吗？”

“说真的，邦布尔先生，我只不过是在给小乖乖说，是你来了，他们当中有一两个还真喜欢你呢。”麦恩太太毕恭毕敬地回答。

邦布尔先生一向认为自己口才不错，身价也很高，这功夫他不但展示了口才，又确立了自己的身价，态度也就开始有所松动。

“好了，好了，麦恩太太，”他口气和缓了一些，“就算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吧，可能是这样。领我进屋去吧，麦恩太太，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有话要说。”

麦恩太太把干事领进一间砖砌地面的小客厅，请他坐下来，又自作主张把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在他面前的一张桌子上。邦布尔先生抹掉额头上因赶路沁出的汗水，得意地看了一眼三角帽，微笑起来。一点不错，他微微一笑。当差的毕竟也是人，邦布尔先生笑了。

“我说，你该不会生气吧？瞧，走了老远的路，你是知道的，要不我也不会多事。”麦恩太太的口气甜得令人无法招架。“哦，你要不要喝一小口，邦布尔先生？”

“一滴也不喝，一滴也不喝。”邦布尔先生连连摆动右手，一副很有分寸但又不失平和的派头。

“我寻思你还是喝一口，”麦恩太太留心到了对方回绝时的



##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口气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作，便说道，“只喝一小口，掺一点点冷水，放块糖。”

邦布尔咳嗽了一声。

“好，喝一小口。”麦恩太太乖巧地说。

“什么酒？”干事问。

“哟，不就是我在家里总得备上一点的那种东西，赶上这帮有福气的娃娃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兑一点达菲糖浆，给他们喝下去，邦布尔先生。”麦恩太太一边说，一边打开角橱，取出一瓶酒和一只杯子。“杜松子酒，我不骗你，邦先生，这是杜松子酒。”

“你也给孩子们服达菲糖浆，麦恩太太？”调酒的程序很是有趣，邦布尔先生的眼光紧追不舍，一边问道。

“上天保佑，是啊，不管怎么贵，”监护人回答，“我不忍心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底下遭罪，先生，你是知道的。”

“是啊，”邦布尔先生表示赞同，“你不忍心。麦恩太太，你是个有同情心的女人。”（这当儿她放下了杯子。）“我会尽快找个机会和理事会提到这事，麦恩太太。”（他把酒杯挪到面前。）“你给人感觉就像一位母亲，麦恩太太。”（他把掺水杜松子酒调匀。）“我——我十分乐意为你的健康干杯，麦恩太太。”他一口就喝下去半杯。

“现在谈正事，”干事说着，掏出一个皮夹子。“那个连洗礼都没有做完的孩子，奥立弗·退斯特，今天满九岁了。”

“老天保佑他。”麦恩太太插了一句嘴，一边用围裙角抹了抹左眼。

“尽管明摆着悬赏十英镑，后来又增加到二十镑，尽管本教区方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应该说，最最超乎寻常的努力，”邦布尔说道，“我们还是没法弄清楚他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母亲



的住址、姓名、或者说有关的情——形。”

麦恩太太惊奇地扬起双手，沉思了半晌，说道，“那，他到底是怎么取上名字的？”

干事正了正脸色，洋洋得意地说，“我给取的。”

“你，邦布尔先生。”

“是我，麦恩太太。我们照着 ABC 的顺序给这些宝贝取名字，上一个是 S——斯瓦布尔，我给取的。这一个是 T——我就叫他退斯特，下边来的一个就该叫恩文了，再下一个是维尔金斯。我已经把名字取到末尾几个字母了，等我们到了 Z 的时候，就又从头开始。”

“乖乖，你可真算得上是位大文豪呢，先生。”麦恩太太说。

“得了，得了，”干事显然让这一番恭维吹捧得心花怒放，“兴许算得上，兴许算得上吧，麦恩太太。”他把掺水杜松子酒一饮而尽，补充说，“奥立弗呆在这里嫌大了一些，理事会决定让他迁回济贫院，我亲自过来一趟就是要带他走，你叫他这就来见我。”

“我马上把他叫来。”麦恩太太说着，特意离开了客厅。这时候，奥立弗脸上手上包着的一层污泥已经擦掉，洗一次也就只能擦掉这么多，由这位好心的女保护人领着走进房间。

“给这位先生鞠个躬，奥立弗。”麦恩太太说。

奥立弗鞠了一躬，这一番礼仪半是对着坐在椅子上的教区干事，半是对着桌上的三角帽。

“奥立弗，你愿意跟我一块儿走吗？”邦布尔先生的声音很威严。

奥立弗刚要说他巴不得跟谁一走了事，眼睛一抬，正好看见麦恩太太拐到邦布尔先生椅子后边，正气势汹汹地冲着自己





##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挥动拳头，他立刻领会了这一暗示，这副拳头在他身上加盖印记的次数太多了，不可能不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也跟我一起去吗？”可怜的奥立弗问。

“不，她走不开，”邦布尔先生回答，“不过她有时会来看看你。”

对这个孩子说来，这完全算不上一大安慰，尽管他还很小，却已经能够特意装出非常舍不得离开的表情。要这个孩子挤出几滴泪水也根本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只要想哭，挨饿以及新近遭受的虐待也很有帮助。奥立弗哭得的确相当自然。麦恩太太拥抱了奥立弗一千次，还给了他一块奶油面包，这对他要实惠得多，省得他一到济贫院就露出一副饿殍相。奥立弗手里拿着面包，戴上一顶教区配备的茶色小帽，当下便由邦布尔先生领出了这一所可悲的房屋，他在这里度过的幼年时代真是一团漆黑，从来没有被一句温和的话语或是一道亲切的目光照亮过。尽管如此，当那所房子的大门在身后关上时，他还是顿时感到一阵稚气的哀伤，他把自己那班不幸的小伙伴丢在身后了，他们淘气是淘气，但却是他结识的不多的几个好朋友，一种只身掉进茫茫人海的孤独感第一次沉入孩子的心田。

邦布尔先生大步流星地走着，小奥立弗紧紧抓住他的金边袖口，一溜小跑地走在旁边。每走两三百码，他就要问一声是不是“快到了”。对于这些问题，邦布尔先生报以极其简短而暴躁的答复，掺水杜松子酒在某些人胸中只能唤起短时间的温和大度，这种心情到这会儿已经蒸发完了，他重又成为一名教区干事。

奥立弗在济贫院里还没呆上一刻钟，刚解决了另外一片面包，把他交给一位老太太照看，自己去办事的邦布尔先生就回来了，他告诉奥立弗，今天晚上赶上理事会开会，理事们要他马